



早期中共與
托派

我的革命生涯回憶



陳碧蘭 著

本書作者陳碧蘭，為中共早期活動家，與丈夫彭述之同為中共托派重要代表人物，本書為陳碧蘭的個人回憶錄。

陳碧蘭是中共早期婦女運動領袖之一，曾就讀上海大學及留學蘇聯。她參與不少中共秘密活動，一度兼任中共婦女部代理書記，後因批評中共路線被開除出黨，轉而接受托洛茨基主張，一九四八年來香港，後與彭述之流亡法國。

本書敘述她由童年時代至移居法國後的革命生涯，涉及不少中共早期秘密活動和黨內鬥爭內幕，牽涉李漢俊、陳潭秋、陳獨秀、周恩來、鄧穎超、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施存統、張國燾、王若飛等重要人物，也牽涉大量中共黨內鬥爭的始末。

作者有一定理論修養，故對黨內不同時期的思想爭論也剖析甚詳，本書對了解中共黨史以及共產黨與托派鬥爭的前因後果，有相當重要的參考作用。

ISBN 978-988-219-157-0



9 789882 191570

H.K.\$148.00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早期中共與托派

——
我的革命生涯回憶

陳碧蘭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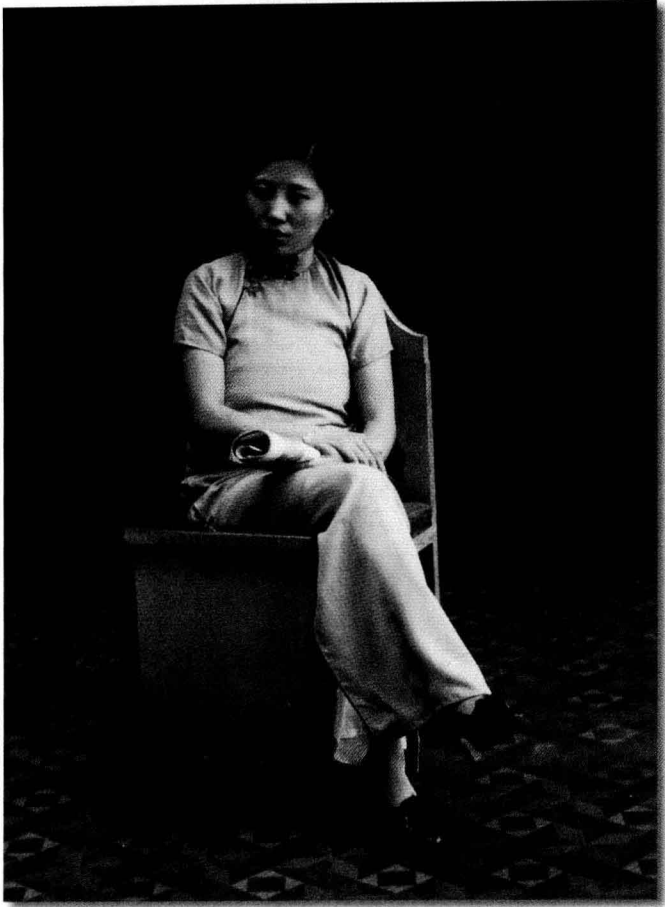
陳碧蘭、彭述之合攝於三十年代。



作者三十年代在上海



彭述之、陳碧蘭一九七九年合攝於美國洛杉磯。



作者攝於三十年代



李漢俊，中共創始人之一，陳碧蘭參加革命的啟蒙者，後退出中共加入國民黨，最終仍以共產黨的名義被國民黨槍決。



陳潭秋，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二位代表之一，也是陳碧蘭的入黨介紹人。



蔡和森與向警予，中共早期活動家，陳碧蘭曾寄居其家從事地下活動。



瞿秋白，中共早期領袖，後被國民黨逮捕殺害，曾與陳碧蘭有密切工作關係。



張國燾，中共早期領袖，曾與陳碧蘭有工作關係，脫離中共後居香港，逝於美國。圖為張國燾與毛澤東合影，1937年。

天地

www.cosmosbooks.com.hk

- 書名** 早期中共與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憶
- 作者** 陳碧蘭
- 編輯** 陳幹持
- 美術編輯** 楊曉林
-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 1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74-78號文遜大廈2樓2A（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官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字樓A室
電話：2342 0109 傳真：2790 3614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 出版日期** 2010年2月／初版·香港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2010

ISBN 978-988-219-157-0

李大釗，中共早期領袖，與陳碧蘭在蘇聯期間有工作接觸，後被軍閥殺害。



陳獨秀，中共早期領袖，1929年與陳碧蘭丈夫彭述之同被中共開除黨籍，後與彭述之陳碧蘭等托派中人分道揚鑣。



懷念母親——代序

程映湘

陳碧蘭的回憶錄準備出版，要我寫一個序。我只能以女兒的身份，趁這個機會表達一些深切的懷念。

從最幼年可記憶的時代開始，我已有一種模糊的感覺：我的母親不是一個很尋常的女人。在白色恐怖之下，鎮壓的急風暴雨常常把我們這小小的家庭弄得朝夕不安，奔走躲避無形或有形的致命威脅。在如此狼狽的情景下，母親始終盡可能不讓我這個剛起步的幼兒蒙受殘酷現實的衝擊。當危險已迫在眼險時，依然鎮靜自如，跟父親用俄語商量，讓我逕自猜謎，還可天真地逍遙在孩童的小天地裏。儘管如此，一系列的事件在我稚弱的心靈上刻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使我經常從噩夢中驚醒，叫喊媽媽爸爸，時時有突然失去他們那種無可比擬的恐怖。

我發現我有一個不尋常的母親，是在父親遭國民黨逮捕入獄，突然從我的小天地裏消失之後。母親一直不願同一個不懂事的小女孩講實話，避免刺痛她已受傷的心，只說他去了北方。為了養活我和還是嬰兒的弟弟，她開始整天整夜教書，寫作，出去辦公。為了我能生存下來，她找到一位友人，是上海近鄉安亭鎮上小學的校長，把我收容，當時我只有六歲；我

身體太脆弱，大多數朋友都擔心養不活，會幼年早夭。鄉村生活有規律，有新鮮食品，又有廣闊的天地，應該很足夠驅散遠離母親的悲哀，可是不意疾病又在我身上作祟；跟母親的生活關係是疏遠了，但母親不斷寄給我許多兒童讀物，維持了精神上的聯繫。

偶然一次在教師閱報室裏，有位教師正在閱讀一份雜誌裏面的一篇文章，作者正是母親當時的筆名陳碧雲。我天真地指着這個名字告訴教師這是我的媽媽。這個大發現使教師們都驚愕不已。我才開始了解我的母親不僅是我的母親，而是有好些人知道或認識的人士。當然這個發現引起我對母親一種新的情緒：是敬重又帶着一點驕傲，覺得我還是幸運的，有這樣一個母親，她是一些年青教師們尊重又羨慕的青年女作家和社會人士。

暑假回到上海家裏，除了晚上她回家吃飯睡覺，有時星期日帶我去青年會編輯部她的辦公室（她經常去寫作的地方）以外，我很少有機會見到母親。但是我把母親當作最需要愛護的人來看待。她很容易失眠，所以她的睡眠時間是神聖的；我在屋裏來來去去動作就謹慎到像小偷一樣無聲無息。

中日戰爭爆發，從炮火硝煙中死裏逃生的父親突然出現在我們全家面前。他是南京監獄在飛機空襲下最後放出的政治犯，他真像奇蹟似地回到了上海，回到他常常思念的家。我們這個打得支離破碎的家又重新聚合，又熱鬧起來了。

我記得還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忽然心血來潮，把高爾基的「母親」編寫成小劇本，在校裏和同學們自導自演起來，也許是不自覺地想把母親的形象提到一個崇敬的高位烘托出來吧！

當時的母親是個非常靈活機敏的女人，在敵偽非常險惡的環境中，居然以最平凡的家庭婦女的姿態，從容應對左右鄰居，使他們不覺察她自己和父親的背景，比較平安地過日子，還使被敵偽多次追捕的父親脫離險境。她對人與事觀察太敏捷，時常給人印象：太神經過敏，太過急躁，不冷靜理智。我自己觀察到她處事能當機立斷，危險愈大地愈冷靜果敢。她的性格是偏於豪情奔放，遇到挫折或困難，尤其是日常生活干擾，她總是談笑風生，從不垂頭喪氣，似乎每次瀕臨絕路，總會「柳暗花明又一村」，幸好總有一些好心朋友給她解圍而絕處逢生。

說起朋友，母親是我生平遇到的大群人中很少見的一位天然可親近、不自覺地發揮吸引力的女子，不是由於她特別漂亮瀟灑，是在於她純樸間充滿情趣和幽默的談吐。她對任何青年或年長的友人，雖然不一定一視同仁，但每個人和她交往時都會感到舒暢，可以傾吐真情，沒有虛妄做作的必要。所以經常有許多男女知識青年，或其他專業的人士，都喜歡到我家裏來，有的來討論比較嚴肅的政治或思想問題，甚至爭論得面紅耳赤，也有來談談各種社會和文化現狀的，或者僅僅是來共嘗一下純真的友誼。所以家裏時常是熱烘烘的，對一個正在成長中的我是一個富有生氣同時也具有挑戰性的思想文化的環境。

母親對她的子女，從幼年到成年，從來不用說教來把她的信念強加於我們。這是父母親共同遵守的原則。我們之間對事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自由發揮，有具體要解決的問題，可以商討，也可以各執己見，不會影響感情上的融洽，因此我從來沒有感到有「代溝」的問題，而是對思想、政治和文化吸取接受有異同。也可以說，我們兩代人中的確存在平等交流的民

主風氣。

也許正是這種複雜深刻的關係交織成我和雙親間一種心領神會、互相信任和愛護，互相理解和寬容，經長年事變的考驗，是外來各種力量不能削弱和摧毀的一種微妙的凝聚力。當我深深浸浴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的大濁缸裏，為生活掙扎和奔波時，我特別珍惜地保衛從父母親那裏得來的這些最寶貴的東西，不是有形的財產（因為他們一生一無所有），而是他們從來沒有放下的、堅持為自己的信念、理想或原則性的取捨而奮鬥的決心和毅力。對於為了奪取權力、試圖用政治或理念的大帽子要挾恐嚇的任何「領袖」或「組織」嫉惡如仇，敬鬼神而遠之。甚至是孤軍奮戰時，也不垂頭喪氣，不屈從權勢淫威，不管是大是小。

我上面講的好像都與母親的回憶錄無關。她的回憶錄是一位中國現代婦女，以革命家，以社會活動家或作家的方式，差不多大半生積極參與在中國陸續掀起、爭取中國人的尊嚴、最起碼的生存條件和最基本的政治權利的歷史事件樸實的記載和見證，是有它自在的價值。我這裏只想作一個小小的補充或「註腳」，因為我同母親長年共處中知道她在文化、思想和對真實世界的許多看法，遠遠超過政治信念、政治組織和行動的比較狹隘的範疇。政治是她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份，但只是許多幅面中的一個面，不能完全體現她獨特的氣質和才華。在累積的傷痕底下，永遠流着最鮮最熱的血，許多政治家似乎必然都要具有的冷酷，在她身上絲毫也不存在。這也是我懷念母親時所永遠銘心記憶的。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日

目錄

	懷念母親（代序）	程映湘	／	11
第一章	童年時代的家庭生活與學校教育	／	17	
第二章	在女子師範學校的生活與鬥爭	／	37	
第三章	「入學」和「解除婚約」	／	62	
第四章	由武漢到北京	／	85	
第五章	在上海的生活與學習	／	100	
第六章	去蘇聯的波折	／	119	
第七章	在蘇聯的生活	／	129	
第八章	在東方勞動共產大學的學習與中國旅莫支部的教育	／	148	
第九章	五卅運動的爆發與準備回國	／	169	
第十章	在河南工作的兩個月	／	187	
第十一章	在上海的工作	／	200	
第十二章	在廣州的一個月	／	218	
第十三章	重回上海	／	234	
第十四章	北伐與上海工人的武裝暴動	／	240	